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六月霜

第四回 圍困學堂標統逞勇 強姦民婦兵士施威

卻說富太守正在外書房裡和那刑名老夫子閒談解悶，忽見家丁拿了一個包封進來，說又是撫台那裡下來的密電。富太守連忙接了過來，在密碼簿上查了出來。看了一遍，便對那老夫子說道：「老夫子，你看竟有這樣大膽的人！」這位老夫子，就接了這張密電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據皖藩江電：亂事已平，徐逆已剖心正法。據從逆馬供，紹城大通、明道兩校，均係徐逆創辦，且有逆黨匿跡其間。希即轉飭紹府，從速嚴密查覆等因到院，為此電仰該守密查，毋得寬縱，致乾未便。切切特電。撫院支印。

老夫子看畢，回頭向富太守說道：「安徽省城裡頭這個亂子，鬧的也不小。虧這馮藩台手段還好，就這麼迅速迅速的平靜了，倒也很不容易。但徐逆雖已伏法，那些餘黨，卻更不容易著手，辦得認真也不好，辦得寬縱也不好，倒真是個難題目。」富太守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這些別人的難處也不必去管他。但是我們這裡如今接了這件公案，須得想個法兒，怎樣的去辦才好。」那老夫子道：「這事也不難辦的，只要東翁自己認定了一個宗旨，便照這宗旨辦去就是了。」富太守假意問道：「叫兄弟認定個什麼宗旨呢？」那老夫子也笑道：「東翁平日胸中，不知是個什麼宗旨。今天只要一決定，還是用這個平日的宗旨呢，或是不用這個平日的宗旨。宗旨定了，然後再去講辦法。」

賓東二人正在那裡商量計較，忽見家丁又進來，向富太守彎著腰兒稟道：「回大人，院裡又有密電來了。」說罷，將個包封雙手捧將上去。富太守接了，那家丁即便退去。老夫子笑著說道：「又是什麼事情，才這樣的秘密呢？」就幫同富太守查了出來。一看，原來是章撫台因恐逆黨人多，這裡紹興幾百個親兵，連守城的兵丁，制不住他，所以特派了第一標新練的徵兵，星夜來紹，幫同富太守協拿。那個標統姓諸名牛，是章撫台平日賞識的人物。他上陣打起仗來，莫說幾十個不弄刀槍的好百姓，就是幾千萬個不弄刀槍的好百姓，他也能殺得個片甲不回的。所以這位諸標統當日在山西的時候，就被這章撫台提拔了他。前年章撫台調任浙江，他就也跟著來了。此刻章撫台派他來紹，真是個因材器使，又是為人擇地。他道章撫台的做官好不好麼？這也不表。

且說富太守得了這個消息，便又和那老夫子商量了一回。看看天色將要晚下來了，只見家丁又急急忙忙的跑將進來，稟道：「回大人，有客。」說罷，就將一張大紅的京片呈上。富太守接來一看，只見上頭寫著好大的「諸牛」兩個大字，便知是諸標統的兵到了。連忙叫家人出去說：「大人有請。」自己也便進內換了大衣，迎到儀門等候。

且說那位諸標統奉了章中丞的命令，帶了本隊新兵，星夜趕到紹興，即於城外安下營寨，自己一騎馬飛進城來。到了紹興府的衙門，下了馬。跟隨的二爺，就將諸大人的名片遞將進去。門上的接了名片，向裡頭稟報去了。一會兒，見一個二爺走將出來，向諸大人打了一個千，說道：「大人有請。」諸大人就大踏步往裡走將進去。只見那位紹興府已站在那裡恭候，兩隻眼睛直往外射。一見諸大人進來，便迎上一步，一恭到地的說道：「兄弟不知諸大人駕到，有失遠迎了。」這裡諸大人也連忙一恭到地的答道：「不敢，富大人說那裡話來。」說罷，富太守就讓諸標統先請，諸標統又謙遜了一回，畢竟客先主後，到了會客廳上。

讓坐已畢，家人獻上茶來。富太守先開言說道：「諸大人是幾時動身的？章中丞的密電，兄弟這裡是方才接到。」諸標統答道：「兄弟是昨晚十二點鐘奉了中丞的面諭，就於今日一早起行的。」富太守便攆著肩兒說道：「兄弟久聞諸大人辦事迅速，且又不辭勞怨。今朝得瞻神威，方知名不虛傳，可敬可敬！」諸標統連忙回言道：「不敢不敢。諒兄弟是個沒用的人，那裡有什麼能為呢？富大人豈不是過獎了麼！」又說道：「這件案子，富大人想已有了主意了。此刻還是先去拿了大通學堂的學生，然後再到那明道女學堂去搜查呢，還是兄弟和富大人分兵各拿一處？敢請富大人的明示。」富太守想了一想，大通和明道兩個學堂裡頭，既有逆黨在內，況且他們又都有了防備。我這裡雖有幾個親兵，爭奈都是紙糊的老虎。平日間侍著衙門裡頭的勢頭，吃酒闖禍，欺壓百姓，敲竹槓，罵山門，才是他們的專門本領。今日若要帶他們出去擒拿逆黨，是萬萬不能夠的。想到這裡，便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開言說道：「照兄弟的愚見，那大通、明道兩校，既有逆黨在內，必然也有防備。若兄弟和諸大人分了兩路，只恐兵單力薄，倒反要吃虧的。不如一路進剿，先往大通，後至明道的穩妥。諸大人高見如何？還求指教。」諸大人聽了富太守這話，細細的想了一想，覺也有理，便答道：「富大人的高見是不差的，就照這麼樣的辦罷。但事實迅速，請富大人這裡先預備起來，兄弟也要出城去帶隊進來呢。」說罷，就起身告辭。

富太守送了諸標統回來，立刻傳齊了幾十個親兵，並三班衙役人等。一會兒，諸標統已帶了隊兵進來。富太守也便走到外頭，和諸標統會合了。一共有數百兵丁，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，浩浩蕩蕩直向大通學堂進發。不一時到了。諸標統先命兵丁把大通學堂圍的水洩不通，自己便和富太守帶了數十個親兵，執著火把，往裡走將進去。

那大通學堂的學生教員，大半都因放了暑假，回家去了。堂中只剩得三十多人，或因離家未久，不回去的，或合了同學，在堂自修的。這個時候，各學生晚飯已吃，正在那裡唱歌的唱歌，踏琴的踏琴，講閒話的講閒話。忽聞外頭一聲吶喊，如天崩地塌，眾人齊吃一驚，止住了各項的玩，跑將出來。正要去探聽是什麼事情，忽見看門的張四慌慌張張的走到面前，喘了一回兒的氣，才說道：「先生們不好了，禍事來了！」眾學生聞言，更加驚慌無措。內有幾個年紀最大，膽子也壯些的學生，出來問道：「張四，到底是件什麼事，這樣的大驚小怪？」那張四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連我也不知道為著什麼事情。那些又長又大的人，約有幾千個，把我們這個大通學堂，團團的圍得鐵桶相似，又像要進來搜查的樣子呢！」眾學生聽了張四的言語，不禁個個瞪著眼，啞著口，四肢冰冷，呆若木偶。連那些年紀大的膽子壯的學生，也沒有主意了。張四見了這般光景，知道不是頭路，便一溜煙往裡飛跑，想要去開後門逃走，不知被他逃脫沒有。

前頭眾學生正在發呆的當兒，剛遇富太守第一群人蜂擁而進。見了眾學生齊齊的都立在自修室裡，動也不動。諸標統錯認了他們在那裡排隊兒迎敵呢，便一疊連聲的說道：「快快放槍！快快放槍！」這些新練的徵兵，都是殺百姓的好手段，殘同種的狼肝肺，一聞諸標統的命令，便吆喝一聲，一齊動手。可憐這班學生，都是嚇呆了的，忽聽見槍聲隆隆，那彈子豁喇喇的直向裡頭射來。這一嚇，更把眾學生的魂魄都飛了出來，奔往九霄雲外去了。此時腳也軟了，逃也逃不動了。有幾個老練些的想要滑腳，只是各處都有兵丁守住，一時間，槍如雨，彈如雨，莫說是人，就是鳥也不能飛過一隻，蒼蠅也不能逃過一個。那裡兵丁們放了一陣槍，諸標統見只有外頭放進去的，沒有裡頭放出來的，就傳令兵丁們：「莫放槍了，快快進去搜捕罷！」兵丁們答應一聲。霎時間槍聲寂然，只見煙霧騰空，火光燎燄，各處房屋都已著了，牆垣柱折之聲，不絕於耳。諸標統又傳下令來，命兵丁們一面救火，一面搜捕。這些兵丁們，個個如狼似虎，一聲吶喊，四往搜查去了。

一會兒，火已救滅，人已捉到。諸標統和富太守就在那正中一間屋子內坐了，兵丁們各把捉的學生解將上來。也有說就在自修室內擒來的，也有說在後面茅廁中捉著的，也有說在學生臥室內牀底下拿住的。也有傷的，也有活的，也有死的。諸標統一一命人綁了起來，計點人數，死的三人，重傷的十人，活的十四人。尚恐有藏匿的，又命人各處細細的尋了一遍。一面又到各學生臥室內，將箱篋翻檢了一回。看那來往信件，均無悖逆字樣。只得將和徐錫麟來往的信件數封帶了，然後方同富太守走出大門，命將那門釘封起來。諸標統一面查點兵丁，一面叫富太守著幾個親兵，將眾學生先行押解回衙。

諸事已畢，正要帶隊往明道學堂進發，忽前頭有數十個百姓，攔住了去路，齊齊大喊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伸冤啊！」這邊富太守一聽此言，便吃了一驚。不知眾百姓為什麼喊起冤來，且聽下回便知。